

胡宗南與戴笠(上)

戈士德

爲紀念胡宗南逝世二十週年作

胡宗南生於民前十六年(一八九六)農曆四月四日，逝世於民國五十一年(一九六二)二月十四日。

戴笠生於民前十五年(一八九七)農曆四月廿七日，逝世於民國三十五年(一九四六)三月十七日。

祖帳雞鳴渡江楫

胡宗南大戴笠一歲，他倆是最親密的同志，亦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我們平常說「親如兄弟」，他們兩人各有兄弟，人間最難得者兄弟，可是他們與兄弟間的感情，決比不上他倆之間的聲氣相應求，真誠相契合。

戴笠三十五年在南京戴山殉難，胡宗南輓以聯云：

祖帳奔鷄鳴，浩浩黃流，更誰奮擊渡江楫；

春風生野草，滔滔天下，如君足懼亂

臣心。

這付輓聯做得很好，以當代祖士稚劉越石的

志同道合與相互激勵來相比，頗切雙方身分，戴笠諱名春風，非對兩人關係有深切了解者，不能率爾操觚，只是「足懼亂臣心」，却是口氣太小了，尚不能充分表現戴笠平生的志業與貢獻。

内外衣服戴家製

力行社特務處時代，戴笠寓南京雞鳴巷五十三號，這個房子是用第一師名義租來的。胡宗南每次到南京或重慶，必住戴笠寓所，親友來往，接見賓客均于此，前七分校與西北幹部訓練教育長吳允周參加第一師，即在戴寓與胡宗南長談三四次。胡戴兩將軍一碰了面，天南地北，有說不完的話，說到高興處，哈哈大笑，聲震屋瓦。胡宗南在軍中只穿灰布軍裝，到了南京或重慶，所有内外衣服均由戴笠選擇料子，決定花色或式樣，找裁縫量尺寸定製，他的總務處長或駐京辦事處長對於此類事不能妄贊一辭，一切聽戴笠安排。

結婚爲紀念亡友

胡宗南的父親戰時在原籍孝豐鶴落溪仙逝，

軍事倥傯，不克奔喪，戴笠正在東南，親往孝豐爲其營葬，並接其異母妹來渝，護送西安。當年瘦弱伶仃小女孩，如今健在，亦當爲五十多歲的祖母輩了。胡宗南的家事，只有戴笠可以爲其料理，胡任第一師師長時，駐京通訊處主任付點款項爲其家修理大門，被痛斥一頓，以後不再錄用。

胡宗南年越五十，收復延安後才結婚。新娘係戴笠生前爲其介紹，所以他結婚理由之一是紀念亡友。

戴笠接任特務處與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員，重要幹部如趙龍文、史銘、馬志超、魏大銘均來自第一師，以後建立部隊，帶兵官來自胡宗南處者甚多。

特務處南京電訊總台，所連絡之各地祕密分台，用二瓦半之特工機，所以總台電機甚大，天線高聳入雲，門口掛「陸軍第一師駐京辦事處無線電台」以作掩護。

借盡第一軍短槍

上海三樞無線電學校，畢業生挑選到杭州電

訊班受特務訓練，爲顧慮周密，不便和學生明言，用陸軍第一師招考報務員名義。

「八一三」淞滬作戰，第一軍堅守大場蘆蕩濱之線，戴笠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，需要大量短槍，香港槍店缺貨，戴笠偕僱參謀組主任周偉龍去第一軍部，道路阻塞，步行到達，將第一軍所有短槍，連胡宗南身邊衛士駁亮槍都要了來。周偉龍回來，兩脚泥濘說：戴先生真有辦法。

重慶時代，戴笠特務總隊士兵向胡宗南警衛部隊整連接過來，還要挑選體格魁梧，五官端正



者。

戴笠殉難噩耗傳至西安，猶如晴天霹靂，胡宗南連夜睡不着覺，三月十九日驅車至青龍鎮深居三日，繞室徬徨，啼嗚不已。

風雪深夜靈谷寺

三十五年多，胡宗南來南京，夜深大雪風，偕何浩若驅車靈谷寺，積雪太厚，車行不前，步行至戴笠墓地，行禮致哀敬後，復踽踽默思數十分鐘。

戴笠送胡宗南一件毛衣，穿了十幾年，千瘡百孔，不忍換新，逝世後穿之入殮，飾終令典，備極哀榮，靈柩上覆蓋黨國旗，而靈柩內遺體仍穿那件破毛衣。這種真誠相契的深厚情義，世俗一般兄弟比得上嗎？

胡宗南在大陸時，建節三輔，統兵七十萬，西達天山，北越長城，而第一師系統出身之高級軍官羣，他仍擁有強大影響，聲威赫奕，功業彪炳，朝野依爲長城，來台以後却受不公平打擊，以細隙遭連名彈劾，雖經軍法機關處分不起訴，懲戒委員會亦免于議處，而二三十年間，閒言冷語，實亦不少。

生前謗譽滿天下

戴笠生前譽滿天下，謗滿天下，不啻匪黨與附匪黨極盡詆毀之能事，即他的親密戰友，力行社中負責任同志亦多有不

諒解。殉難以後，尤其播遷來台，疾風驟動草，自上廟堂衰萎諸公，下至引車賣漿之流，莫不對他有愛無貶，推崇備至。凡撫拾一鱗半爪，遺言往行，甚至道聽途說，東抄西襲，都可以爬格子，混稿費，不管文字水準如何，印出來就有廣大讀者。

只是令人遺憾的，胡宗南年譜提到戴笠只有一行，十七年六月胡至杭州，寓西湖大佛寺，與趙龍文暨戴笠訂交，這一行記載實在有問題，他們三人在此地見過面是不錯的，有當年攝的照片，可以爲證。至于稱爲性命道義之交，未免揄揚溢美得離了譜。民國廿七年別動隊雷忠春陣歿自浦東東洋海撤退至遂安，糧餉兩缺，夏松任浙江水上警察局長，竭力張羅，能力有限。戴笠正在武漢，承辦同志擬電趙龍文就近照料，（時任金華行政督察專員兼抗日自衛隊支隊司令）戴笠搖搖手，盡在不言中。果真性命道義之交，何以如此乎？

木製馬鞍磨出血

戴笠係自徐州回江蘇省親，道經杭州。那時胡宗南已任師長，而戴笠正一人一騎顛沛于豐沛蕭祠之間，做軍事調查，木製馬鞍磨破了臀部，褲子染了血，如非別有淵源，兩人身分懸殊，如何締交？那年戴笠回家，名片印有官銜：第一師中校副官。

至于戴笠年譜，更未提到胡宗南隻字，所以說盡信書不如無書。古人多目訂年譜，不假手于人。

青年時期的胡宗南。

「恩怨盡時方論定，封疆危日見才難。」三十年來，塵灰落盡，漸可論定。他們兩人個性迥異，而想法做法却相同處多，相異處少，這裏先說其相同處：

他們兩人都是浙江西部山地人，一居天目山，一居仙霞嶺，都山多田少，都盛產竹子，曾任七分校政治部主任之王超凡輓胡宗南詩：將軍天目孝豐人，亮節原來與竹鄰。

舊小說中學方法

他們兩人都是優秀學生，黃埔一期教育時間不長，六期則入伍前三個月，即開始北伐，沒有直接受到教育。但領袖對他們的耳提面命，却比一般學生多花功夫：

胡宗南駐兵徐州，領袖時常召來南京，如何帶兵練兵，如何讀書養氣，一點一滴，不斷提攜。戴笠為特務工作，當然學了蘇俄，接受留俄學生和共黨從前特務負責人顧順章那一套（顧順章寫的特務工作的理論與實際一書，一直是特警班的特務教科書。）而基本上是領袖自己教的，要他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書所蘊藏的情報謀略方法，並隨時隨地親加指點。二十多年前，領袖在國家安全會議席上，親自提示，並笑容滿面。

胡宗南是馬前卒

他們兩人對領袖的忠貞，簡直可說是孝順，「先意承志」，不僅承奉其志而行之，而且預先逆知其意而為之。都是以領袖之喜怒為喜怒

，以領袖之憂樂為憂樂。

胡宗南對於領袖曾居住過的房間，啓扉瞻仰，不昂然步入，使用車輛椅桌，亦勿敢褻瀆自用，庭園曾為領袖遊憩者，禁驅車踐履。

卅六年光復延安，以領袖要親自蒞臨，準備清涼花園作行轅，而國防部長白崇禧先來延安，招待人員預備先以此房供白部長住。胡宗南說：「領袖住的房子，怎麼可先給人家住？」

七分校政治教官向學生講述胡兼主任行誼，胡宗南聞之甚怒，立予面斥，並召集全校員生說：「胡宗南不過是領袖的馬前卒，只有領袖，沒有胡宗南。」許多人都想在領袖之下，自成一箇中心，以坐第二把交椅自居，而胡宗南則對此想法的人深痛惡絕。

勤王之師無反顧

胡宗南部隊，西抵天山，北越長城，南接滇黔，都是朝令夕行，明知兵力分散，不能集中，面對強敵，危機實多，亦毫無陽奉陰違之處。卅八年川東宋希濂兵團潰散，羅廣文兵團叛變，重慶岌岌可危，第一軍自廣元運重慶，車輛不足，復半數損壞，徒步前進，在海棠溪南溫泉浴血苦戰，「勤王之師，義無反顧」，孤軍苦撐，不負夙志。

戴笠所有上領袖報告，必用毛筆正繕，字如棋子，黑大圓光，要不戴老花眼鏡看得清楚，報告篇幅長了，裝釘成冊，必用新銅釘，反面必用紙糊上，以免釘尖刺到手。舊銅釘有鏽，鋼線有毒，小心翼翼如此。

中原會戰，領袖駐蹕火車，指揮作戰，戴笠經常在車箱前後左右逡巡。以後侍從警衛組成立特務股，由戴笠派員充任侍衛，重慶時代更遴選特警班學生成立特別警衛組，于領袖座車經過之處，沿途負責外圍警衛。十餘年間，一直以維護領袖安全為第一任務。

偏激說法存其真

戴笠在重慶主持軍統局本部紀念週，公開講述他對領袖的忠實與坦白說：「如果我父親做賊，母親偷人，領袖問起，我隱諱一個字，我便不是我爺娘所生的。」並不止一次講：「我是××的狗，誰對領袖不利，我就咬誰。」在江山保安家中講過一次，在座有四個人，現尚有兩個活口在台北。

這兩段話的真實性是千真萬確的，應否形諸文字公之于世，却是見仁見智不盡相同，為了表現戴笠這種「孤憤」的心態，與忠貞的氣質，所以照錄當年不無偏激的說法，以存其真。他們兩人都相信「訓練萬能」，亦相信長官部下之間，加一層師生關係，在統御與團結方面都深有好處。

胡宗南自當師長起，辦過開封、天水、徐州等軍官訓練班和長沙暑期學校，親自上課、升旗、參加野外演習，以加強所屬幹部的軍事學術與戰鬥技能。

受訓青年十萬人

二十七年，第一軍入陝，途中收容了蘇魯皖

各省流亡青年七千多人，以後成立軍校七分枝，戰幹第四團，西北游幹班、將校班，西北幹部訓練團、青年勞動營，受訓青年逾十萬人。每期學生要親自訓話十至二十次，畢業時要親自點名，並作選擇性的分組或個別談話。

七分枝第二總隊，八月間換了四任總隊長，他的意思：軍校學生為部隊基幹，在發表部隊帶兵官前，要其先與學生發生師生關係。

戴笠則十餘年間，辦了八十多班期訓練班，除了訓練基本幹部的特警班，訓練忠義救國軍別動軍官兵的十三個中美班外，會計、譯電、司機、勤務兵、理髮師、娘姨，都設班訓練，自己兼任主任，勤務兵亦直接向他上報告，以師生相稱。南京時代，所有未受軍事教育的文職人員，都集中洪公祠接受軍事訓練，每天兩小時，不離開原有職務，主其事者為留法學軍事的徐光英，術科訓練由桂永清之教導總隊派人担任。



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時的戴笠。

漢水澤畔痛哭聲

特警班同學畢業，如分發敵後工作，則必個別詳談，如分發後方，則分組談話。中美班同學則集合點名，每期訓練四——六個教導營，有二三千人，個別點名，並自頭至腳凝視一下，自早至晚立講台上，需要兩天工夫，夏天炎熱，衣服盡為汗水濕透。

三十八年，河南省主席張軫叛變，其所屬部隊有中美班學生，夜晚三三兩兩到漢水澤畔痛哭。大陸淪陷，有到煤礦做挖煤苦工，聯名寫血書帶到台灣來。

他們兩人都有仁慈的愛心：

胡宗南自南鄭移駐隴南，沿途逃荒幼童甚多，一路收容，到天水成立童子軍隊。以後復成立中正小學、中正中學教育官兵子女。

戴笠于浙贛戰役，自浙回渝，一路收容逃難無家孩童，到重慶成立少年模範隊，以軍事管理，派女生任指導員，教以普通小學課程。在重慶楊家山成立立小學，教育同志子女。

販賣幼童四十萬

今天在台灣大家撐飽了，不識逃荒逃難為何許事，看此類做法，不覺得如何突出，可見凡事只怕比一比：

民十八九年，陝西三年大旱，馮玉祥販賣陝西幼年男女，經風陵渡入山西境內出售，有數字稽考者，逾四十萬人以上，閻錫山于每一幼童，收稅五元。此一資料係根據于右任在南京中央紀

念週所作「陝災報告」，黨史館中應有詳細檔案可查。今天在台若干西北軍人子弟，下意識中會流露出對胡宗南若干不滿，將此兩事對照比較一下如何？胡宗南戴笠兩人對團結內部，激勵士氣，都想盡了方法：

胡宗南有傷兵年會，會期十日，所在地旅社、浴室、影戲院，全部包下來，所有各地傷兵來此開會，可任意遊憩，會後發來回旅費與慰問金，上等兵為一五〇元，中上士二〇〇元，那時士兵月餉十一十二元，鄉下小學教員，月薪亦只此數，此慰問金可供五口之家全年飽暖生活。所以第一師招兵，多士雷奔，先期招足額。

在徐州、天水、碧口、松藩，成立公墓，四時派人祭掃。

死刑同志發特卹

戴笠則有「四一」大會，各地派代表參加，會期三日，聚餐席設二百桌，大廚房自備菜肴，六菜一湯。茶點乾糧，晚會節目，在幾個月前，即多方籌備。除紀念大會，工作會議外，並公祭歷年殉難先烈。所有烈士遺屬，佩大紅綉花，燙金字紅綉條曰：榮譽眷屬。受隆重接待，並照需要扶養人口多寡，發特卹金。歷年所有工作同志因違反重大法紀，判處死刑者，名為殉法同志，其家屬亦發特卹金，照殉難例折半發給。重慶設有公墓，歷年「四一」大會，親率所屬主官與出席代表蒞臨墓前祭奠。

他們兩人對所屬同志與學生都注重精神教育，都揭示特殊目標與要求：

胡宗南說：生于理智，(一說：生于憂患)長于戰鬥，成于艱苦，終于道義。——此十六字在翠華山磨崖漆石。

又說：道義相勉，精誠相見，肝胆相照，生死相依。

精神教育目標同

戴笠則說：主義之信仰，理智之運用，情感之結納，紀律之維繫。——在浙江警校時代，即發各工作同志并附小序，作座右銘。

胡宗南說：寧作基石，不作棟樑，無名為大，無我為大，下層為大。

戴笠要求同志以無名英雄自矢，並說：歷史是白紙黑字寫成的，我們只要做白紙，讓人家來揮灑黑字。

他們兩人的要求不僅類似，在意義上幾乎一樣了。他們兩人對運用組織都有高度興趣與靈敏感覺。

胡宗南民國十八年在開封，曾和戴笠秘密組織三民主義大俠團(那時日本人某寫了本書，有關大俠團)。又名除奸團，參加者有王天木、馬志超等多人，王任書記，馬管總務，可以說為三民主義力行社之先驅。二十五年西安事變，胡維藩在甘省國民軍訓委員會主任內為于學忠扣押，釋出後抵靜寧，胡宗南要他和隴南王維璠，隴東張孝友策劃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實踐團，未及兩年，遂有解散黨內各小組，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之舉，足證政治感覺之敏銳。

運用組織名目多

戴笠除了參加三民主義除奸團外，特務處成立以後，其運用組織，更名目繁多，層出不窮。如：中國警察學會，滬滬行動委員會，山東行動委員會，北方青年抗日殺奸團，(倡對內唯警，對外唯軍之軍警分立制，反對以保安團隊代替警察，統一全國警官教育，警察獻機祝壽，到了重慶以後，才有中國警察學會與中華警察學術研究社之事)，人民動員委員會，(以平津學聯為基礎，以後發展至上海。)(以清幫洪幫組織為基礎，限制在敵後活動。)(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(以天主教耀漢兄弟會，德來姊妹會組織為基礎，負責人雷鳴遠神父。)(廿九年為匪劉伯誠部圍捕，活埋團員十二人，委員長嚴令釋放雷鳴遠，雷鳴遠被拘留四十天，備受摧殘，病浙重慶。上海職工運動委員會，台灣工作團，公教青年反共救國團(繼承華北督導團反日救國之工作精神，勝利後在北平與雷震遠神父合作組織。)(每種組織都起了作用，都有具體行動，對他的工作和事業有重大幫助。

文藝活動規模大

他們兩人都注意青年與羣衆的精神生活，多方推行文化藝術活動，雙方訓練機構，都注重思想教育與政治教育，推動出版壁報與文康活動，同學自導自演的晚會，必自始至終端坐觀賞。

胡宗南開府三秦，規模闊大，請繆鳳林主持新中國文化出版社，謝冰瑩主編文藝性的黃河月刊，趙梅伯主持西北音樂學院，並羅致了一批影劇人組織西北劇團，由戴涯主持，其三幕歷史劇

「忠王李秀成」，曾于 領袖蒞臨西安時演出，榮獲觀賞與稱許。

二十四年在天水，慶祝元旦，大鬧三天，發動隴南各縣學生民衆，組織龍燈、獅燈、高蹺、彩船、抬閣、雜耍、鑼鼓、樂隊，在大校場搭四座戲台，分別演出京劇、秦腔、河南梆子、話劇，將整個天水城爆滿了。

息烽監獄重文康

戴笠沒有這麼大規模，只是公費資助特警班藝術票風優秀男女學生在國立音樂學院，國立劇專深造，亦出版家風月刊，只是對內刊物，不公開發行。

軍統局本部組織國劇話劇團，對內演出，亦曾請局外貴賓觀賞，並演給中美合作所美方官兵看。每次演出，他自己一開始看到閉幕，並關起大禮堂正側門戶，觀眾未至劇終，只許進不許出，強迫觀賞，以免演出者情緒低落。

息烽監獄，外間諷指為集中營者，亦注重學術與文康活動，出版壁報，並以蠟頭細字鋼版油印發行數百頁之綜合性定期刊物，亦有人犯自導自演之話劇與國劇。

勝利後戴笠到北平，約見馬連良，支持其辦戲劇學校，組織京劇團，負責為其籌措經費。這不僅是為了維護固有文化藝術，同時亦有積極的政治作用。

戴笠相信北方不論城市鄉村，京戲根深蒂固，容易為羣衆接受，所以作為對付朱毛匪幫爭取羣衆的策略之一。

(下期續完)